

Leber Haus



哥萨克

四



托尔斯泰 小说全集

○绘图典藏版○草婴译

哥萨克

Leo Tolstoy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哥萨克/(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草婴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7

(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ISBN 7-5321-2633-1

I. 哥... II. ①托... ②草...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2888 号

策 划: 郝宗培 曹元勇

责任编辑: 秦 静

装帧设计: 袁银昌

美术编辑: 袁银昌 王志伟

哥 萨 克

[俄罗斯] 托尔斯泰 (Tolstoy, L. N.) 著

草 婴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esle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e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3.75 插页 4 字数 307,000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00 册

ISBN 7-5321-2633-1/I·2057 定价: 5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662100

译者前言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一生创作浩如烟海,他的俄文版全集初版九十卷,后又扩大为一百卷。全集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自传体小说、剧本、哲学论文、文艺论文、寓言故事、政论、书信、日记,以及大量作品的异稿。

在托尔斯泰作品中,小说无疑占主要地位。而托尔斯泰成为世界文化巨人,影响最大的也是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部长篇小说不仅是俄罗斯文学的杰作,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除了三部长篇小说,托尔斯泰还写了大量中短篇小说,和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这些小说,即使不包括以民间故事形式出现的作品,至少也有六七十篇。

托尔斯泰的小说大都反映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真实生活,描写了俄罗斯形形色色的人物,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典型。阅读托尔斯泰的小说,我们仿佛置身于当时的俄国环境,真可说是身历其境;接触各种身份和个性的人物,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同时随同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自然而然地对他们的遭遇产生强烈的共鸣。

文艺作品主要是以情动人,阅读优秀的文艺作品,也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有益的熏陶,并由此产生对世界对人生的思考。

托尔斯泰的一生主要是关心人,同情不幸人们的苦难,思索怎样使人间充满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爱,也就是宣扬人道主义精神。正是这种伟大的人格感动了并在不断感动着全世界一切正直人的心。难怪他的作品在全世界被译成最多种文字,在经典著作中印数始终占据首位。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介绍托尔斯泰的作品。《复活》早在一九一三年就出版了中译本,改名《心狱》;接着在一九一七年又出版了《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本,译名《安娜小史》。这两本书都由林纾译出,但林氏不懂原文,完全靠别人用中文口述,再由他用中文写出。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这种译本不能算翻译,只能说编写。

以后我国陆续有人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但大多由英文和日文转译,直接从俄文翻译的很少。新中国成立后,托尔斯泰的作品介绍过来的多了,而由俄文直接翻译的也增加了不少,但通常都是你翻译一本,他翻译一本,很难保留托尔斯泰作品的风格的一致性。

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开始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五十年代主要翻译肖洛霍夫小说。我的翻译工作因“文革”中断了十年。“文革”结束后,我开始系统翻译托尔斯泰的小说,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八年,前后花了二十年工夫把他的三个长篇、六十多个中短篇和自传体小说翻译过来。我翻译托尔斯泰作品,主要是想让我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他的人格,欣赏他的艺术,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

巴金极其崇敬托尔斯泰,称他为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他多次鼓励我翻译托尔斯泰作品,还把他珍藏的俄文版豪华插图本提

供给我。这套托尔斯泰作品集出版于一九一六年,也就是十月革命之前,其中有两百幅精美插图,全都出自俄国名画家之手。这套作品集在中国只此一套,真正称得上是海内孤本,其中大部分插图在中国都没有介绍过。现在,《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中译本出版,这些精美的插图都用在这套译文集里。我想,中国读者一定会跟我一样对巴金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草 婴

二〇〇四年三月

译者前言

1

卢塞恩

——聂赫留朵夫公爵日记摘录

1

阿尔培特

27

三死

57

家庭幸福

72

哥萨克

——一八五二年高加索的一个故事

157

波利库什卡

357

卢 塞 恩^①

——聂赫留朵夫公爵日记摘录

七月八日

昨晚来到卢塞恩,住进本地最好的旅馆:瑞士旅馆。

“卢塞恩,这座古老的州城,建于四州湖畔,是瑞士最富有浪漫气息的地方之一;”梅勒^②写道,“这儿有三条大道交叉;到里奇山乘汽船只有一小时路程,从里奇山眺望,就可以欣赏世界上最壮丽的景色。”

这话不知是否正确,但其他旅游指南也都这样说,因此各国旅游者,特别是英国人,到卢塞恩来的不计其数。

豪华的五层楼瑞士旅馆不久前刚落成,矗立在湖畔,那里从

① 旧译《琉森》。

② 摘自英国出版商约翰·梅勒的《瑞士旅游指南》。原文是英语。

前有一座有顶的弯曲木桥，桥梁上雕有圣像，桥堍有座小教堂。如今英国人大量涌到，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迎合他们的趣味，并靠了他们的金钱，拆毁了那座旧桥，新筑了一条笔直的花岗石湖滨街，街上盖了一排四四方方的五层楼房子，房子前面种了两行菩提树，都用支柱撑着，菩提树中间照例安放漆成绿色的长凳。这是个散步的好地方，头戴瑞士草帽的英国淑女和身穿坚实而舒适衣服的英国绅士在这里来回踱步，欣赏着他们的杰作。这样的街道、房屋、菩提树和英国人，在别处也许令人赏心悦目，但在这儿，在这庄严得出奇而又和谐得难以形容的大自然中，可不是那么回事。

我上楼走进我的房间，打开临湖的窗子。湖光、山色和天宇的美最初一刹那使我头晕目眩，惊叹不已。我感到情绪激动，心里有一种感情需要抒发。在这个时刻，我想拥抱什么人，紧紧地拥抱他，呵他的痒，拧他，总之，要对他和对我自己做点不寻常的事。

晚上六点多钟。下了一整天雨，这会儿放晴了。浅蓝的湖水好像燃烧的硫磺；湖上几叶扁舟，拖着一条条渐渐消逝的波纹；光滑宁静的湖水像要满溢出来，从窗外葱绿的河岸间蜿蜒流去，流到两边夹峙的陡坡之间，颜色渐渐变暗，接着就停留和消失在沟壑、山岭、云雾和冰雪之间。近处，潮湿的浅绿湖岸伸展出去，岸上有芦苇、草坪、花园和别墅；远一点是树木苍郁的陡坡和倾圯的古堡；再远一点是淡紫色的群山，那里有形状古怪的巉岩和白雪皑皑的奇峰；万物都沉浸在柔和清澈的浅蓝色大气中，同时又被从云缝里漏出来的落日余晖照耀得瑰丽万状。湖上也好，山上也好，空中也好，没有一根完整的线条，没有一种单纯的色彩，没有一个停滞的瞬间，一切都在运动，哪里也没有平衡，一切都变幻莫测，到处是互相渗透、光怪陆离的线条和阴影，但周围却是一片宁静、柔和、统一

和无与伦比的美。可是这儿,在我的窗前,在这浑然天成的自然美景中,却俗不可耐地横着一条笔直的湖滨街、用支柱撑着的菩提树和漆成绿色的长凳。这些粗劣俗气的人工产物,不仅不像远处别墅和倾圮的古堡那样融合在和谐统一的美景中,而且粗暴地将它破坏了。我的视线老是不由自主地同那条直得可怕的湖滨街相撞,我真想把它推开,毁掉,就像抹掉眼睛下面鼻子上的黑斑那样;可是英国人散步的那条湖滨街始终留在原地。我不得不另找一个看不见它的视角。我学会了这样观望,晚饭前就独自领略着那种一个人欣赏自然美景时才能体会到的揪心的淡淡哀愁。

七点半,侍者来通知我吃晚饭。底层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摆着两张长桌,至少可坐一百人。客人默默地聚拢来,大约用了三分钟时间,只听得女宾衣服的窸窣声、轻轻的脚步声以及同殷勤体面的侍者的悄悄说话声。最后,全部位子都被绅士淑女们占据了。他们个个穿戴得十分漂亮,甚至阔绰,而且异常整洁。这里也像瑞士其他地方一样,旅客多半是英国人,因此公共餐桌上的主要特点是严格遵守礼节:大家都彬彬有礼,不随便交谈,并非由于高傲,而是觉得彼此不需要亲近,人人都单独陶醉在舒服和愉快的环境中。四面八方都是雪白的花边、雪白的硬领、雪白的真牙和假牙、雪白的脸和手。不过,所有的脸——其中也有很漂亮的——只有一种表情,那就是只满足于个人的幸福,对周围与己无涉的东西一概漠不关心。而戴着宝石戒指和半截手套的白手,只是用来理理领子,切切牛肉,斟斟美酒而已。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中看不出丝毫内心活动。家人之间也只偶尔低声交谈几句,说哪道菜或哪种酒味道好,里奇山的景色有多美。有些单身的男女旅客默默地坐在一起,谁也不看谁一眼。要是这一百个人中有两个交谈几句,那也无非是谈谈天气和攀登里奇山之类的话。刀叉在盘子里轻轻移动着,

菜肴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豌豆和青菜都用叉子叉着吃。侍者不由自主地顺从这种严肃的气氛,低声问你什么酒。每次这样吃饭,我总感到压抑、不快,甚至忧郁。我老觉得犯了什么过错,受到惩罚,就像小时候淘气被罚坐椅子,并且听到讽刺的话:“你就歇会儿吧,我的宝贝!”当时我热血沸腾,还听见弟兄们在隔壁屋子里快乐地喧闹。在这样的会餐桌上,我总是竭力想驱除压抑感,可是没有用;那一张张死气沉沉的脸对我产生一种无法抗拒的影响,我也就变得那样死气沉沉了。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想,甚至什么也不看。起初我试图同邻座谈谈,但是,除了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重复过千百遍的话之外,我听不到别的回答。其实,这些人并不傻,也不是麻木不仁,许多死气沉沉的人也像我一样有着内心生活,其中不少人比我复杂得多,有趣得多。那他们为什么要使自己失去人生的一大乐趣——交际的乐趣呢?

我们在巴黎的公寓生活就完全不同。在那儿,我们二十个人,国籍不同,职业不同,性格不同,但在法国人爱好社交的风气影响下,大家坐在一起吃饭,毫无拘束,十分愉快。在那儿,大家从餐桌这一头谈到那一头,还常常夹些俏皮话和双关语,尽管说得语无伦次,但都是共同的语言。在那儿,谁也不在乎会产生什么后果,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在那儿,我们有我们的哲学家,有我们的辩论家。有我们的俏皮鬼^①,有我们的常被取笑的倒霉蛋,一切都是共有的。在那儿,一吃完晚饭,我们把桌子推开,不管合不合节拍,就在沾满尘土的地毯上跳起波尔卡舞来,一直跳到深夜。在那儿,尽管我们有点玩世不恭,也不够聪明,不值得受人尊敬,但我们都是人。不论是风流多情的西班牙伯爵夫人,还是那在饭后朗

① “俏皮鬼”原文为法语。以下原文凡用法语的,一律排楷体,不再一一作注。

诵《神曲》的意大利修道院院长,还是那获得去杜尔里宫^①许可证的美国医生,还是那留长头发的青年戏剧家,还是那自称创作了世界上最优秀波尔卡舞曲的女钢琴家,还是那每个手指上都戴着三个戒指的俏丽而薄命的寡妇,大家彼此都保持着人的关系,尽管关系不深,但都十分诚恳,而且互相留下或浅或深的印象。这种印象甚至深入人心,使人终身难忘。可是在这种英国式的餐桌上,我瞧着这些花边、缎带、戒指、搽油的头发和丝绸衣服,心里常常想:有多少这样活生生的女人自己可以获得幸福,也可以使别人幸福,想起来也怪,这儿有多少朋友和情人,最幸福的朋友和最幸福的情人,并排坐在一起,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天知道为什么他们从不懂得这个道理,从不肯把他们所渴望和非常容易给人的幸福给予对方。

吃过这样的晚餐,我照例感到闷闷不乐,不等吃完甜食,就心烦意乱地上街溜达。又窄又脏又暗的街道,上了门板的店铺,喝得烂醉的工人,走去打水的女人和头戴帽子沿胡同根儿墙闲荡、眼睛东张西望的女人,这一切不仅没有驱除而且加深了我的忧郁。街上已是一片漆黑,我没向周围环顾,头脑里也没想什么,径直向旅馆走去,希望用睡眠来摆脱心头的忧郁。我感到极其寒冷、孤独和沉重,就像一个人刚到一个新地方,有时会莫名其妙地产生这样的心情那样。

我瞧着脚下的地面,沿湖滨街向瑞士旅馆走去,突然一阵美妙动人的乐声把我惊住了。这乐声顿时使我精神振奋,仿佛一道欢乐的强光射进我的心田。我感到轻松愉快。我那沉睡的注意力重

^① 巴黎的皇宫,于十六世纪建成,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国民公会所在地,后曾作为拿破仑和法国皇帝的皇宫,1871年在战争中焚毁。

又投向周围的一切。美丽的夜色和湖景原来已被我淡忘,这会儿忽然像一件新玩意儿那样使我精神振奋。刹那间,我忽然发现冉冉上升的月亮照着阴暗的天空,有几块灰云飘浮在湛蓝的天幕上;平滑的墨绿湖水上映着点点灯火,看见远处雾蒙蒙的群山,听见从弗廖兴堡传来的蛙鸣和对岸鹤鹑像朝霞般纯净的啼声。就在我前面,在我的注意力被乐声吸引的地方,昏暗中我看到街心有一群人围成半圆形,而在人群前面几步的地方,有一个穿黑衣服的矮小的人。在人群和那人后面,背衬着浮云片片的深灰色天空,整整齐齐地浮现着几行黑黝黝的杨树,古教堂两边庄严地耸立着两个森严的塔顶。

我走近去,乐声更清楚了。我清楚地听出那在远方夜空中美妙地回荡着的吉他婉转的和音,还有几个人在轮唱,不唱主旋律而唱其中最扣人心弦的几段。主旋律类似优美悦耳的玛祖卡舞曲,歌声忽近忽远,有时是男高音,有时是男低音,有时像是提罗尔人从喉部发出的高亢颤音的假声。这不是歌曲,而是一首轻快歌曲的优秀草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但很美妙动听。那令人销魂的吉他婉转的和音,那轻快美妙的旋律,那月光照耀下黑沉沉的湖面,那默默耸立着的两个高塔和黑黝黝的杨树,以及那在神奇环境中孤独的黑衣人——这一切都是怪诞的,但都具有说不出的美,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

生活中错综复杂而又无法摆脱的印象忽然对我产生了意义和魅力。我心里仿佛绽开了一朵芬芳的鲜花。刚才的疲劳、萎靡和对世间万物的冷漠一扫而光,我忽然感到需要爱情、希望和纯洁的生活的欢乐。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你需要什么?你希望什么?还不是从四面八方向你涌来的美和诗嘛!尽你的全力大口大口地吸收美和诗吧,尽情享受吧,你还需要什么呢!一切都属于你,一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我走得更近些。那个矮小的人好像是个提罗尔流浪汉。他站在旅馆窗前,伸出一只脚,仰起头,一面弹吉他,一面用不同的音调唱着优美的歌曲。我对他顿时发生了好感,感谢他促使我心灵上发生变化。我勉强看出,这位歌手身穿一件很旧的黑礼服,头发又黑又短,头戴一顶很俗气的旧便帽。他的衣着毫无艺术家风度,但他那潇洒天真的姿态和矮小个儿的一举一动,都给人一种诙谐好玩的印象。在灯火辉煌的旅馆的台阶上、窗子里和阳台上,站着浓妆艳抹、细腰宽裙的贵妇人、硬领雪白的绅士、身穿金边制服的看门人和侍仆;街上,在围成半圆形的人群中,在较远的林阴道的菩提树之间,聚集着衣衫漂亮的侍者、头戴白帽和身穿白罩衫的厨师、互相搂腰的姑娘和游人。看来,人人都有跟我同样的感受。大家默默地站在歌手周围,聚精会神地听着。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在歌声停歇的片刻,远远地从水面上飘来锤子的敲击声,以及从弗廖兴堡那儿传来的断断续续的蛙鸣,其中夹杂着鹌鹑婉转单调的啼叫。

矮小的人在黑暗的街上,像夜莺一样,一段又一段,一曲又一曲地唱着。我走到他跟前,他的歌声依旧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他的声音并不洪亮,但非常悦耳。他控制声音时所表现出来的轻柔、韵味和感情都恰到好处,显示他这方面很有天赋。他重唱每一段,每次唱法都不同,而这些美妙的变化他都是兴之所至,随口唱来的。

上面瑞士旅馆的人和下面林阴道上的人常常发出低低的赞许声,而周围则是一片表示敬意的沉默。在灯火辉煌的阳台上和窗口,盛装艳服的士女越来越多了。他们凭栏站着,那景象煞是好看。散步的人都停住脚步,在湖滨街的阴影里,到处有三五成群的

士女站在菩提树旁。在我的旁边，稍微离开人群，站着一个豪门贵族的侍仆和一个厨师，嘴里都抽着雪茄。厨师被音乐的魅力深深感动，每次听到高音的假声，就情绪激动而莫名其妙地向侍仆挤挤眼，点点头，用臂肘撞撞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在问：“唱得怎么样，呃？”侍仆呢，我从他的满脸笑容上看出也同样高兴，对厨师的碰撞只耸耸肩膀回答，表示要使他感到惊奇相当困难，因为比这唱得更好的他也听多了。

在歌唱的间歇，歌手清了清嗓子，我就问侍仆，他是谁，是不是常到这儿来。

“每年夏天都要来两三次，”侍仆回答，“他是从阿尔高维^①来的。是个要饭的。”

“怎么，像他这样的人很多吗？”我问。

♫ “是的，是的，”侍仆一下子没听懂我的话，但接着弄明白我的问题，就改口说，“哦，不！在这儿我只看到他一个。没有第二个了。”

这时候，个儿矮小的人唱完一支歌，利索地把吉他往怀里一抱，接着就用他的德国方言说了些什么。他的话我听不懂，却逗得围观的人哈哈大笑。

“他在说什么？”我问。

“他说喉咙干，要喝点酒，”站在我旁边的侍仆翻译给我听。

“哦，他是不是爱喝酒啊？”

“他们那种人都是这样的。”侍仆笑嘻嘻地回答，对他挥了挥手。

歌手摘下帽子，扬了扬吉他，走近旅馆。他仰起头，对站在窗

① 瑞士的一个州。